



巴中的一些往事(下)

巴中55年届丘华昌

寓言、成语等，引发我们对古诗词的兴趣。我记得，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第一次出差（1960年）湖北省襄阳，连续两次穿过古襄阳城楼门洞后，才进入古城内。在城内看到街道宽阔的土石路，马路上车辆稀少，忽见远处一辆牛车徐徐向我方向过来，老牛拖着高大的木轮（直径近两米）车压到土石路面和轮轴摩擦发出咯兹咯兹的音响，让我想起杜甫的一首【兵车行】诗的第一句（当时也仅记得这一句了），“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当然，老牛拉车的声响和马拉车有差别，行人虽没带弓箭，但行人低着头，匆匆而行的景象，也让我颇有联想到诗句的意境。

刘耀曾老师高二的国文课，先后给我们介绍了数十篇古诗词、警示铭文、寓言等。时光虽已久远，但有些诗文箴言还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或是在听到看到这些古诗词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992年，离别37年后第一次回印尼，在家门口看到五岁的侄孙女，她很陌生的问我：“kamu siapa”（你是谁），我答：“saya saudara kakekmu”（我是你祖父的弟弟）。这时，让我想起一首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贺知章题为“回乡偶书”的诗句。我和侄孙女的对话，何其相似乃尔，令我惊诧不已。



武汉丘华昌全家福
摄于BOROBUDUR

刘老师还布置作业，每星期交一篇日记；每两星期写一篇作文，由老师定题目或自定。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要我们就杀鸭烹鸭吃鸭的体会写一篇作文。老师别开生面的作文题，我们几个同学聚集一起，高高兴兴体验了一次厨房活，大家各显神通，写出风味各异好作文。刘老师认真负责教导，使我的语言文字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我们几个同学好友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次得知一好友投稿诗歌已在报刊发表，我受到鼓舞。为纪念“七一”，也整理了一篇题为“为实现美好幸福的社会而奋斗”的短文，以“秋苍”为笔名，尝试投稿，侥幸被录用，刊登在1954年6月二十几号（具体日期记不清了）雅加达新报副刊上。时值暑假大家未见面，也就没在好友中再提及我投稿事。

还有不少老师的课堂片段，也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例如，初中二时上了一门几何课，很抱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姓名记不清了。该课主要内容是用“假设-因为-所以”的三段式的演绎方式运算论证图形的一门课，有助于逻辑思维的开发，引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对我日后开启和提高思维的条理性，提高辩论能力很有帮助。

高中一年级的中国历史由陈清桓老师授课。历史课一般比较难讲、枯燥。但陈老师讲得生动，陈老师常常从讲一些相关的故事入手，引人入胜，使学生领悟历史真相。例如，清朝初期为巩固政权，大搞文字狱，乱杀无辜。陈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江南有一文人，坐在窗边看书，突然窗外一阵风吹乱了正在阅读的页面。这文人诗兴大发，提笔写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这一打油诗被政治化，扩大化，遭杀身之祸。

通过中国历史课的学习，对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有个轮廓的了解。但中国历史课讲到孙中山为首同盟会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或到军阀混战为止。我很想知道其后的历史。课余，我常到Pantjolan的一些书店，在翻看毛泽东选集1,2,3卷时发现书中正文和注解中有许多现代史事件资料，我就经常到书店翻阅，以后就买回家阅读，使我对中国现代史有个轮廓的了解和认识。

高中一的生物课由丘润民老师讲授。老师讲课重点突出，善于举例，受学生欢迎。我至今记得老师在讲到先天遗传性与后天获得性的关系时强调先天性可以遗传，后天获得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遗传。老师以“指鹿为马”成语开说，鹿生鹿，马生马是先天性遗传决定的。后天获得性以长颈鹿为例，谈到以树叶为生的许多种类的动物，低矮处树叶为许多体型小的动物光顾，低矮处的树叶常供不应求，小型动物对较高处树叶可望不可即。长颈鹿的祖先为获的食物而不断伸长颈脖，这种变异，在历史长河的世代繁殖中得到了遗传，使长颈鹿的后代长颈脖的变异被保留下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后天获得性也可以遗传。这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此后我上的大学是农业大学，以后毕业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大多在土壤科学领域，也涉及植物生产，遗传领域只是擦边球，但对扩充知识面

不无帮助。

老师还讲到种类多样的植物，通过分类找出它们的宗族关系，植物的学名是世界通用的。Ginkgo biloba是银杏的学名，只要查植物分类手册，就可找到银杏和它的简介。老师对银杏学名的发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读书、工作的大学校园里，有银杏树林，看到它，就想起丘润民老师，想起Ginkgo biloba。也使我在大学学习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的分类学时已知其重要性，激发我认真对待这些课。

此外，我们还上过代数（温鸿淋老师，张国基老师）、三角（蒋家驹老师）、立体几何（刘宏谦老师）、化学（杨庆贤老师、李习生老师）、公民（钟士民老师）、外国历史（梁英明老师）、英语（康祖硕老师、曹雪贤老师）、印尼语（陆並培老师等）、印尼地理（李毓华老师）等课程，使我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为其后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中学的时光是美好的，我的六年也是在巴中度过的。它也是人生去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巴中也为社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或继续深造，或直接走向社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巴中分子主要分布在印尼和中国（含港澳台），也散布在亚欧美澳等地，从事各种各样的事业，为社会作贡献。巴中，我们永远怀念你！